天水韓氏

歸安姚氏咫進堂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

列傳第一　　通志八十八

孔子　孔子弟子　老子

列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孫臏　吳起

孟子鄒忌鄒衍　淳于髡　愼到

鄒奭　荀卿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

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中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失識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愼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三命茲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困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滿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繫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朔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二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禹之山爲釐楚在釐夏商爲汪周爲郯今謂之
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發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
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
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
季氏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
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
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衣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嘉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慙作麾而去之有頃之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改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丘一人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之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乎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試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

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於陳以珍玉展親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公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大爭疆吳伐陳及吳侵
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蔡進取
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
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
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
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璧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

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
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
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
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
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
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
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
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哉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
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
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
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
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
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
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
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
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
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
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絞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公矢齊助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魯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曰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

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

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焉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
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
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
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
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
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
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
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
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
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
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
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愼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

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

一麟也取之曰一下山圖

雒不出書王曰吁乎

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知

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樊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拜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圍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愼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孝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弟子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曰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三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豨膀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三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子棄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聞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去魯適衛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十六年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瓘弟陳成子也時執齊政冬魯及齊平子路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劈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嘗言自吾得仲由惡言不入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也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之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于

曾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薨其後魯哀公之七年魯伐邾克之桃隱公以歸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之多言也哀公會吳王于鄫吳徵魯百牢魯使子服景伯以周禮拒之將致十二牢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語以告景伯傳中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太伯之弟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

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温也寒歇也）乃不尋盟是歲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且子餘反）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吉世反）無不噬也而況於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哀公往會卒辭吳盟吳人以且姚之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畢乃昏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公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恒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
高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
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
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
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
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案兵無
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
恒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
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
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
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
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
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也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隨日夜焦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隳黨而崇讎也夫隳黨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隳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從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
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事吾
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吾人
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
西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衰
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田恒欲作亂於齊懼高國鮑晏
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
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

國惡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
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
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去而之魯曰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
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入城

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二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
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
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財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
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曰奚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及子貢曰汝爲
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孔子既西河教授爲魏
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愆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

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予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予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覆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
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
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乎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
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魯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哲夏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蔵字哲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蔵也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顔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

子密同同傳當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
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
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
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
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遠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三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孔子華使於齊冉有爲
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
五秉孔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
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
子亦黨乎君娶吳孟子姓姬諱稱
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
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同姓謂之盍子吾而知禮孰不知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顏有能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者
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
秦冉字開
石處字子里齊人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
奚容蔵字皙

顏祖字襄

鄒單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有鄒縣太原

句井疆 玄曰衛人

秦商字子丕 玄曰楚人

顏之僕字叔 玄曰魯人

縣成字子祺

燕伋字思

秦非字子之

顏噲字子聲 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 玄曰魯人

鄡巽字子斂 玄曰魯人

公西輿如字子上

原亢籍 家語曰名抗字籍

廉絜字庸 玄曰衛人

顏幸字子聲

孟敬仲會字子期 玄曰魯人

黑字哲

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子蔵字子上 玄曰魯人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與孔子同時一云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蓋老子之善修其術者也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有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之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故老子之後有段干氏焉或曰儋即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故老子之後有段干氏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之

不同不相[illegible]謀[illegible]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
列子者鄭人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
爲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交伯昏瞀人列子窮[illegible]居有飢
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illegible]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illegible]遺之粟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
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皆色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illegible]果難作而殺子陽列子書舊[illegible]
劉向去重複者得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illegible]
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illegible]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illegible]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illegible]
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illegible]
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易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入矣所說出於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illegible]收其身而[illegible]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illegible]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illegible]天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聞其身泄之也而說及其[illegible]者身危員人有遠端而說者則言長言議[illegible]者則身危居澤未淫也而語褻知說行而有[illegible]則見疑知見疑者身危矣[illegible]員人[illegible]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illegible]者則身危然顯有所出事[illegible]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illegible]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illegible]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人則以疏[illegible]已與之論人則以疏

[illegible]其所愛則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其辭則不知而留之沈溺[illegible]
[illegible]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illegible]
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況說之務在
[illegible]其所[illegible]自知其計則無以[illegible]
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方則[illegible]以[illegible]
同計與言其人與同行者則以[illegible]之無[illegible]
則[illegible]其無失也天忠無所[illegible]
[illegible]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所憎則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事
[illegible]曰事[illegible]而[illegible]梅此
[illegible]所說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與同失[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後由
[illegible]曰彌久

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延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比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延以其子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延殺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

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

則志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恒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恒曾孫和因自立為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

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庞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齊使者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載與入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搏捲救鬬者不博擿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

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
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
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
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

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則必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君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飼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鄒衍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列傳第一

列傳第二

通志八十九

春秋

周

富辰　王孫蘇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遂　公子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州仇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劌
展喜　子家羈　陽虎

周

富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十六年狄伐鄭耳擽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祀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隗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苦大不審固甚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畢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揩新不聞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愔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復以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爲周卿士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

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作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一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無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若季孟而亦尚泰侈焉猶可若登年以載其蓋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

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齊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焉簡王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棄其大節及平及役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周之卿士也大先食采於單故以為氏定王六年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郊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陳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狎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
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
而場功偫而畚楯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
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
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言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
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
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田畜望數有圃草囿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廢有逸無淫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
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
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臨
監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忘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靈公殺於夏氏楚子入陳陳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合諸侯于鄢陵使郤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沿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世宜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裹鄭從之三陣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

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師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
諸侯輯睦五也有一睨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
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
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志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
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
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
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
而以政趙宣子未有[illegible]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illegible]其

十者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
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
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
惡甚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
[illegible]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
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
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
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而況在後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洗天之功以爲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富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蓋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蓋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下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

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十一年襄公及晉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赦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
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
觀存亡故國將興必登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
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
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成信
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名既喪則國從
之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
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
驕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
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
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
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
憂於晉且夫長狄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厲公
弒齊人殺國武子其後伯於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
晉襄公之孫曰悼伯談議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
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

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制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利言敎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憂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國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侈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敎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讓能敎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此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作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不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趨其臀公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公子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言愛惕時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胥甘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公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一年

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瀆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

亂並興共工用滅在位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鑿
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是
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
之功度之于山川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吉茲社穀富生物
祚四嶽國命以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帝
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
王之後也唯能馨舉嘉義以有徹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有夏雖衰祀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
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保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徹至于今
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

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明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今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慨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氏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皆是厲始章興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其禍十五其不濟乎吾將儆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王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六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則非[illegible]皆王之爲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始亂及貞定王王室遂卑單穆公旗單襄公之五世孫也爲王官伯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

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勸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崇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小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天命靡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陵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三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
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
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
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
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
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
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
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
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惑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聽言以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
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
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
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
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
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龢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中初景王有庶長子曰子朝有寵於王王與其傳賓孟言將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將奸位也(謂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安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穆公及未克王遇心疾而崩

魯

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氏焉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焉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

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必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天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義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申繻事桓公爲大夫桓公之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貳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
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
公將會齊襄公于濼遂與姜氏至齊襄公通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
焉公謫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是
申繻之所謂易禮必敗者也石子謂申繻於是乎有言初
鄭厲公之出也鄭有閔嬖與蔡蛇鬬於蔡南門中蔡人公子
四年而厲公復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
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公善之

公子彄苦侯反

公子彄者魯孝公之子而惠公之弟也於隱公爲叔父姓
臧氏謚曰僖伯隱公之五年公將矢魚于棠棠地名今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矢陳也言陳魚而觀之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也故講事以震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亟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春秋書之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歲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僖伯之子曰達

臧哀伯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藻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和鸞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文仲在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絣不顯文仲嗣世位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列國有凶弔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宦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付]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然之遂往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畢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語在展喜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官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

智所未盡也故聖人惜之子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以宣叔爲司寇始襄仲立宣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我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而止公許之孟孫請盟楚人許平公及楚子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衛逃歸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爲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武仲嗣臧武仲紇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既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畢又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不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於是魯多盜

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材焉而立之復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子無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子無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臣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

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奎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及鄆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

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

東門襄仲遂莊公之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三十年聘于周次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公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要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侯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

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既而復叔
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無
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八年仲遂卒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而莊公之季弟也莊公有弟三人長
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絕愛
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
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當第子臺陳臺氏見
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公病而
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
爲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
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
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
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其子爲叔孫氏公薨季友
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
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姜弟子開是爲閔公閔公元

年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孔子書曰季子來歸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爲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奚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爲孟氏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公以費封季友使爲相其後爲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公子季友之孫也文公之初季子始爲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之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殄食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

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元年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成公二年文子帥師會郤克敗齊師于鞌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是斯不亡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而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乎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公之母曰穆姜宣伯僑如通之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晉侯伐鄭公將會之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壤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成今而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棄蔑與行

父是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
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
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
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
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
君若虞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須臾及齊妻薨季文子
取以葬君子譏之以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定姒
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
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
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六年卒初文子之爲相仲孫佗諫
曰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
國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亡食鹿鹿而
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與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

於國不聞以妾與焉也　　孟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爲卿冬如晉七年如衛九年相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茢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武子作三軍與孟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武子聘于宋禘師叛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

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矣二十九
年公自楚還及方城武子取下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
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疆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
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
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不見則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
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公五年叔孫穆子卒
武子謀舍中軍而卑公室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武子
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
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
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杞

田武子欲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亦有猜焉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
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而
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
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
晉人爲杞取成冬武子病次子紇既立而卒謚曰悼子
悼子之子曰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一年始爲卿秋伐莒取鄆獻俘用人
于亳社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莒兄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亦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辭昭
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嬉音綽也及此若因禍
以斃之則闖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
命吏曰嬉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十一愬謀季氏愬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費叛遂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平子使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愛公鳥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二年民將畔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是歲秋平子相公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公于晉晉侯不見公晉人

遂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以平子歸子服惠伯從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歸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之位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

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
抶巳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怒平子季郈之
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
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奴
臧氏老將禘于

襄公萬者二人其無萬於季氏臧孫曰此謂不能肅先
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
僚杞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以爲可於是衆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賂梁丘據齊師乃止

明年諸侯會于亳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于晉范鞅取貨於季孫以辭却之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利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年有二年公薨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及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又離之以自旌也縱之

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復問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而卒于房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璠璵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
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
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
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
孫桓子之臣告襄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
還八年陽虎謀亨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
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
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與
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因亂害

ستی

其後爲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
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
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
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
樂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
夏御緜虒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豹叔孫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爲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且言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焉國人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于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鄫晉許之明年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鄫爲弗利告於晉使仍其

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請爲三軍各征其隼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鴟鴞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
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
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莊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慢使人國之蠹也今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
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唐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嗣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爲王城郟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室甚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
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善乎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穆叔與慶封
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

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逆諸公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春使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讐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

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為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行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行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請其能其誰從之昔叔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請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嘗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真顧盟主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夫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夫謂曾皁曰旦及日中吾罪矣魯以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皁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賒乎皁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昏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巳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焉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

讒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及穆子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豨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窒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言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遂之奔齊疾急命召
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
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
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
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
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
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
可曰夫子受命而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
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
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
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
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季
氏毀中軍以自益焉三軍之始作也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

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奔喪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殯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股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孫昭子婼者穆子之庶子也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而逐仲壬及穆子卒仲至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二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宜乎十二年宋元公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二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悔以在六年齊侯伐徐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宜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久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明湖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者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國家圖書館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
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
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
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與孟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再圍之弗克武叔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僞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人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二年仲由謀墮郈城武叔遂墮之哀公二年與孟懿子盟邾子于句繹三年與季桓子城啓陽冬及孟懿子帥師圍邾十一月從季孫敗齊師于艾陵武叔卒子舒立是爲文子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弒閔公遂出奔莒公子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事具魯世家中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爲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嫡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穆伯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莅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其仲（共仲慶父也）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於死者賓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爲政莒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曰二子曰天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瓤一人門于矣丘皆死（句瓤矣丘二邑有寇故門二子禦之皆死）初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聘如周王
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
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
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故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
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illegible]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illegible]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三
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
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及晉
師與晉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
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朾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
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鄫二年秋會于戚冬復會于
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薨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充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亦喪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速嗣

孟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

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從晉師圍齊范鞅門于雍門孺子斬其檋以爲公琴示無畏也獻子卒莊子代立二十年會莒人盟于向秋伐邾二十三年卒子羯嗣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初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季武子長子爲臧紇所黜故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襄公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次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三十一年卒貜嗣

孟僖子貜昭公之九年僖子以正卿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稷祥二十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于師之梁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又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且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恭其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孟懿子何忌始僖子之盟於祲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瀆氏之瀆（瀆初又切）反自祲祥宿於瀆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郈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漷東并沂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爲子巫武伯

子服惠伯椒子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子孟椒以王父字爲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公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而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五晉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筮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於晉其若爲夷棄之使事

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大罰否所以爲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
孫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
歸使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昭
公十五年昭伯從公如晉既反訪季平子曰晉之公
室其將卑矣君幼六卿彊而奢侈將因是以習習貫
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
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昭伯卒子何嗣
子服景伯何哀公之三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七年公會于鄫吳徵會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魚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子遂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莒夷鴻請救於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二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益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用公子偃之謀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以不得志於魯也故欲益兵以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桓公許之魯人請盟故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

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展喜公子展之後仕魯為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禽喜之兄柳下惠也齊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人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會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人乃還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
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宿憾焉季氏二十五年公爲公
若及郈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
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
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季氏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
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私公
之干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
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慝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
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
鬷戾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
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爲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攻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
謀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彊以西請
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作君不過周公
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纏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斬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扃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二

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吾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中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illegible]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之家臣也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事具桓子傳中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璧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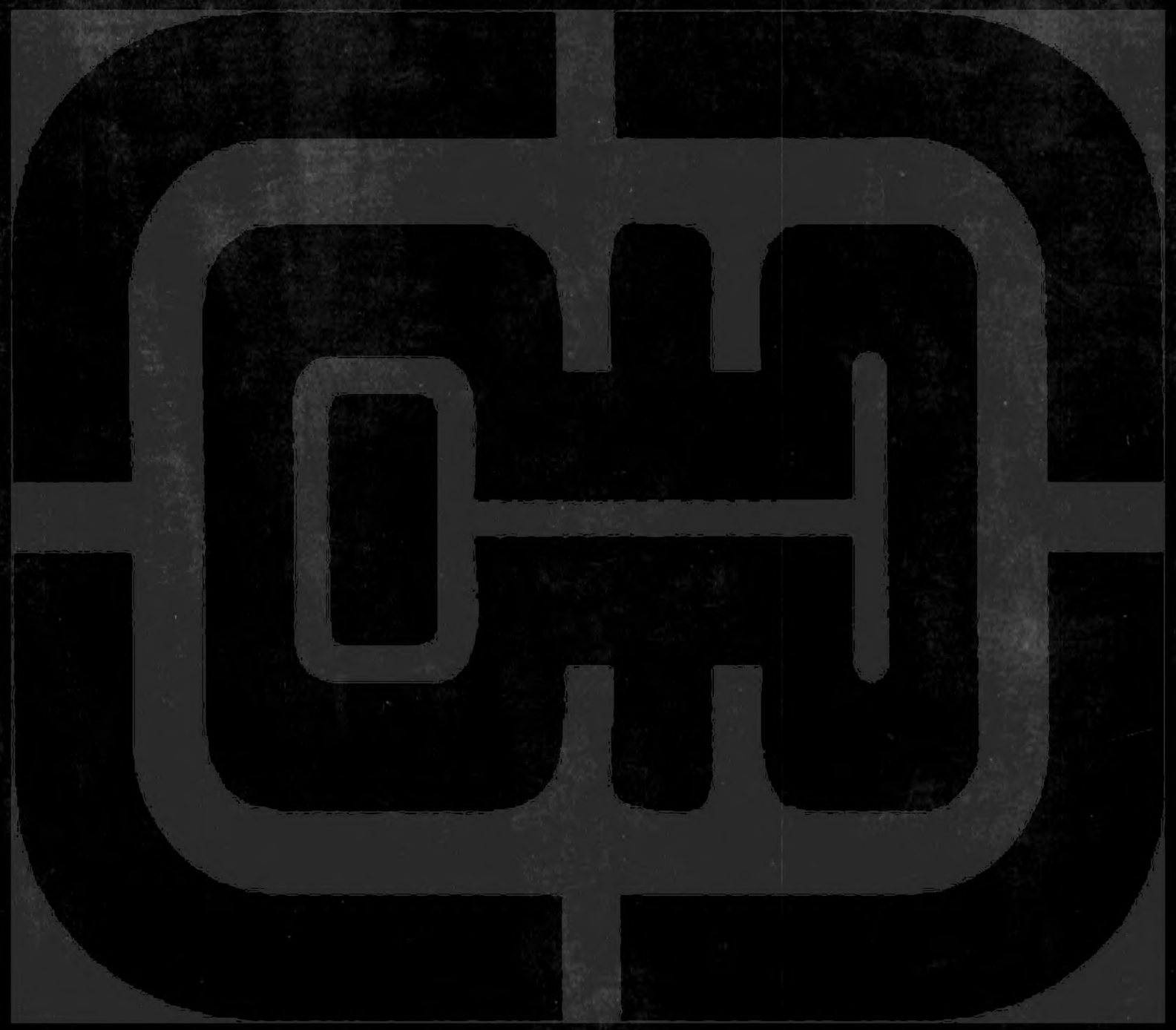
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辛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如聞 然則亂 壬辰 孟孫曰 易虎前 廣 不足 死殿 圃 爾以 敗 齊 之徵死死 政 乎此 而 期 往 而 外 覆而驅陽處射 門 父 之陽虎動 改

[illegible]門與[illegible]
[illegible]唱完論[illegible]
[illegible]飛而為食[illegible]
[illegible]何取[illegible]
[illegible]孫弗許[illegible]
[illegible]開以叛[illegible]
[illegible]之九年[illegible]虎[illegible]
奔齊請師以伐魯[illegible]
諫曰臣嘗為隸於[illegible]

備[illegible]能事大國[illegible]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
也[illegible]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
[illegible]於季氏而將殺[illegible]孫[illegible]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
不親仁君焉用之吾富於季氏[illegible]大於魯國茲陽虎所
欲[illegible]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illegible]無乃[illegible]
[illegible]將東之陽虎願東乃[illegible]諸西[illegible]曰人之車鍥其
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illegible]沒於其中[illegible]追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於
[illegible]又以葱靈逃奔宋[illegible]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列傳第二

通志八十九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之印